







010126  
1949年10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鶴林玉露序

余閒居無事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命童子筆之久而成編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番杜少陵之句云爾

盧陵羅大經景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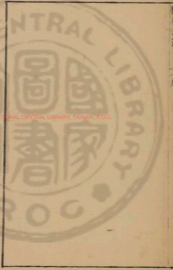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一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諫下士而東征三年亦錫几几每歲盛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志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與皆所

廬陵羅大經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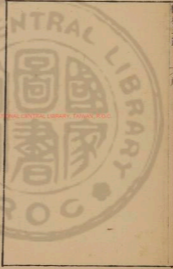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一

真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諫下士而東征三年亦錫几几每歲盛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志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與皆所

廬陵羅大經

景



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丸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闕隣焉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圍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曰臨事當得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解油鑊亂震懼險避而失其常者况望其立大節弼大變捍任乾地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職職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雪天墮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羞管天晴暮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蕭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慶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舟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葉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毅胡快劍是清讓牛渚依然一



片秋却恨荷花留玉鞦韆竟忘煙柳泣宮愁

落英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擗爲馴以慄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欲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教語關轉簡明意真竊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秩年十四脫然可與諸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樞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父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迫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栲詩

杜陵病栲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膏粱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水金露盤莫棄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絀才腐灑焉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遠懷詩云嵩尚工密選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賴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羨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

蘇深吉來少司徒之洞鑿惠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爲時出數頭竟許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頰眉蒼微起蓋迥遇風雲會扶顛始知舊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爲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衰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栲種榆之歎舟師少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詩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

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擢斯填。如滿。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擢斯填。如滿。如霜。如霜。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宗。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宜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隲。二忠。肅。趙。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遺五

詩家用連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夢。曾連莫。下五更。言。如。雙。鶴。已。判。老。矣。儘。教。降。鶴。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專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蓮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轎轎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蓮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信節。節不爲冥冥。隨行遠。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



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  
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  
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  
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滯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  
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  
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  
淫美而不養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  
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議讓論如此倘能改行  
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

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寘宜隨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  
其淫佚實公可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  
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  
難也

三絕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  
如許我亦三生社牧爲秋娘詩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  
江南春暮若看取落花飛絮更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  
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  
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前今日意休記綠寬眉黛但春到

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晚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  
鶯留住此詞凄婉頃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鎮謂竟陵  
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  
之上或開籬牆落糞溷之中隱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  
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水霜翁  
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  
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無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  
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諸花發清  
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園水天社鶴故態不識事盡情  
叫入青楓煙壯上未撻遺頭梨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

界不愛賢者取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雲中無  
酒可續噫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  
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  
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患然煩亦若飲酒  
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  
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頃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  
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  
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



史曰子可謂橫柳幕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橫柳賦性疏通而不涉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其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即君後以端特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

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盧來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為失計魏公棄其事發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云掛木冠神武門先毒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瑛寶燕石煮葷食蟪蛄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



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  
階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犬翔於雲霄而條籜固在  
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  
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命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  
然天成可置座右

穀汎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冰漿醴醕醢醢醢醢七  
菹韭菁菲葵芹藟荀六獸麋鹿熊羆野豕兔六禽屬鷄鷄

鷄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藝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  
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  
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  
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  
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鏡一先今官人  
之碁反鏡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  
過人如此其子弟每甚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  
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

善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精神之感衷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纘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檢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木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備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志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贊

結纜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親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宋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聞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杜鰲之語東坡嘗詩凍合玉樓寒起果光擡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  
審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  
爲文聖哲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文之剽竊  
難精妙詞麗繞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少稷字少稷博學工文詞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  
之與少稷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人通世務時論翁  
然歸重當論歲年賞當與實厝料彼考索用其說至今行  
之後乃附盤湯恩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  
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其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

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僻少名望思之不審  
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稀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  
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  
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實不可以若是其  
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實有毋乎且得  
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遣之  
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嘗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  
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



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實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鑄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誦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負官千里赴神京錢老相傷蓋硬領未必無心傳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語愛其首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向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滿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各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

自西階升也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柳正依依重見黎輿羣蜀婦泉下阿  
蠻處有誰遺回休史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  
得不來痛庶再蒙蓋幽王以棄紂而致大戎之禍明皇以  
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尊矣而黎輿乃  
再蒙塵何哉此必胎孽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  
不可不來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  
蓄不露則大有理矣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  
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二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  
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  
生曹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嗣明詩  
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許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思患于是  
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源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  
之壽必歸之無逸臣辰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  
精明操存則血氣術就而不亂孜孜則精神肉守而不淨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綰撰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開霽問里翁媪相呼  
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  
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駁一身  
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  
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檜之嘗國  
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  
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論事任事

虛陵羅大經

景綸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等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  
仲淹如空閑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  
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  
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  
不女昔鄭子孔爲萊書譜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開霽問里翁媪相呼  
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  
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駁一身  
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  
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聽日食四千至秦檜之嘗國  
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  
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論事任事

虛陵羅大經

景綸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等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  
仲淹如空閑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  
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  
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  
不女昔鄭子孔爲萊書譜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迄焚而後之悉人子產自為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  
何恤人言之譚范之語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  
處此是以雖有士而無成也至如歐陽脩先為諫官後為  
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為重遂以成俗及濮  
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  
一朝墮損善人君子化為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  
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  
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鑄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  
於風雪凌厲之中銷拔扈之毒於杯酒流行之際真柱石  
臣矣雷德鞞何人乃敢議之其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

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  
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  
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則蓋  
固已浮闊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救彼司馬溫  
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氣言常朝一不押  
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怒色已死乃行從臺諫  
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  
無意奪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處於亦國家之  
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攻已哉已說謬云喚

奉何似打奉時此言離鄙實為王公之政時公為諫官侍  
從時最訛敢言及為執政去漢國禮親之說兩君子譴然  
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氣之愈堅辯之愈  
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濠梁兩篇其詞有曰一時臺  
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臺諫蓋多矣動無差兩  
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濠梁未定乃曰  
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  
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為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  
亦是貪美名求奇貨乎好官耶余嘗作濠梁詩云濠梁  
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為猶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學

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  
以為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德州為尊錦幪其端  
凡四等而細毼之錦配給章告身皆制綾為之玳瑁軸素  
繪二等而繪為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絳法錦囊其外其  
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  
三品通用也絳囊如玳瑁而錦幪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  
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  
七等鑄犀為軸瑠玉以為龍告身五綵絳囊幪首純紅而



繪如璠玉者最高以道者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昏雲  
鳳看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 其三  
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早矣  
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  
明者遵不敢遜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粉  
錯黃金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  
封視其官蕃宰相宰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  
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淫特甚君子

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  
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  
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  
姦宄以欺舉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遼海釋金輅而顧雲與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  
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  
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  
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  
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  
來





三足記  
盧某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弊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流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彈病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瘼乎有瘼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違其意而

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登奏贖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內命吏取案牘來據牘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毋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米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總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賦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

安旂史曰固也子亦漫收。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  
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其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  
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說風可羞長  
官招僂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  
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耻此何等  
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議妄自尊大  
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推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蟹肴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  
膳食若荊州之鯪魚揚州之蠓蟹陸德明音釋云蠓蟹也

山谷詩云蠓蟹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婢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資士  
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婢  
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  
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  
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  
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如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章



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為然為一人之言粹然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籍今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餘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頽碎局促波江以米汪孫洪周四六皆

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合體且是和平灑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野翁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故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



殿帥乃馮炳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 斬王夫人

韓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氣息泠泠然驚駭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卒也因斃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下夜畫懼澤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還兀木於黃天蕩幾成擒夫一夕塞河過去夫人奏踵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衆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樵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宣傳紳問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子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楊誠齋易誦之嘗以詩送江東寺林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  
斷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  
君簡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  
回施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  
弗如姜堯章也報之答詩云左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  
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  
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道管城儼已晚酒泉瑞欲乞疏  
封南湖謂張功夫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  
世間官職似枵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  
無纖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

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  
以書連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  
點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  
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貢舉當特相牢籠  
省試程文易義胥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  
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胥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竟批  
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  
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



看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王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王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卷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雷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中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多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迨已往寺中奠其女矣王

山驚嘆此事焉丑山可父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是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牽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查字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字子敬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王音云張震知無不言皆當理令識之訓詞大哉王言真堂諫之金科玉餘也



老卒四勿

張循王之兄保嘗怒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喑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晚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千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嚴市美文能

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綺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慕紫衣吏軒昂開雅若書司容禮者十數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翠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我王醜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母陳女樂送奉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奇藥易綾綺等物醜道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發賞賜于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還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

十里哉彼卒者類然甘寢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  
圖轉恢奇迥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  
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蓑衣老卒循  
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  
固亦足以使之從容裝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回封之內  
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  
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  
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冉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  
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璽幕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  
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卽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  
絕少夫子諱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濬源之意  
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尤春秋之諸侯也杜  
陵詩云諸侯奉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雙亮  
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副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齊舍質素





樹

飲孫上陶瓦棟宇無蔽飾近時諸齋亭謝簾幃競為靡麗  
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議論發  
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  
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  
能然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  
揚鈿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灑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感矣因教明理復有一邵康  
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感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

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意微精一之語並傳  
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繁然於天  
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閩人傳其訓  
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  
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為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  
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



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救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謂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隔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

手

琴瑟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心下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單瓢之樂曾點有浴沂歸之樂魯參有鑽穿肘見鼓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具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有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愛又曰愛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愛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我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

行不忤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愛中樂又議持羊樂處  
曼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抹酒東籬揮杯勸影滌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徯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巖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  
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  
忘

鶴林玉露卷之三

鶴林玉露卷之三

聖賢豪傑

唐陵羅大經 景綸

宋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  
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  
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  
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  
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竟歿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行不忤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愛中樂又議持羊樂處  
曼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抹酒東籬揮杯勸影滌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徯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巖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  
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  
忘

鶴林玉露卷之三

鶴林玉露卷之三

聖賢豪傑

唐陵羅大經 景綸

宋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  
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  
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  
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  
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竟歿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  
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學也因傾蓋權  
然呼酒對飲其人大爵洪汲酒肉靡有寸遺忽顛仆于地  
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  
喫下許多酒食一動不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有使  
為此以媢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黜其人余謂優人之媢侮  
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  
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其景元與余景詹  
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  
景詹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翁坡曰

先生盡於德而蓄於才他日不宜遽置其賢以深然之  
故晚年力辭宰相此說余尤疑之若公才德爲兩事則是  
天下果有不兼備之聖賢矣

婺州鷹果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果一卒探取其子鄉守王夢龍  
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  
果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攫探果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  
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果者之中  
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噉探果者之巾  
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知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尚金云茶經以魚目湯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論茶鮮以陶甌用煑煮水雖以候視則當以辨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木甌茶甌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木右以全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着二沸之際為合量乃為辨辨之詩云物色如神萬峰催忽有千車相載未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絲色綠充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飲老蓋湯嫩則茶味其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

燕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甚此尚金之所未請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澗雨到來切為引銅瓶澗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吾龍寺勝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勝堂終不然其說時著退涼生秋香滿院勝堂因問曰則不辱吾乎山谷曰聞勝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惡勝堂此等處誠實脫酒亦只是會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篇佛所以不同

埋經乘下即交合數自產子如麥阿冬之狀日以長大又  
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  
孟斯一窟九十九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  
莖將乃出旋生翅羽有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  
遂得守深一尺則墮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雷墮入地應  
千入是也蝗災亦見於六兵之後攻云乃戰死之士冤魂  
所化雖未必然但余家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  
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驚然而聽者成行列則謂為殺傷  
瘡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為曹操冢冢也壯人歲增封之  
范石湖未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  
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  
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皆方中用以爲藥  
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呂洛陽鄧通皆得自鑄錢  
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觀五銖  
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  
 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  
 水雖迂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杯大數客平  
 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  
 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離雜筍相入可以折  
 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  
 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  
 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  
 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

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之上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  
 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云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謬云  
 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慨龍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秬月  
 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焚成香汗破潤如洗逐婦鵝  
 能拙穴居自有智蚌蟻知時蟻蝸與聞詩埴鳴東山鶴  
 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巖或讓陽門閉或云垂庚變或自  
 換甲始刑箴與象龍象詠非一理不知老儂誇影豐提於  
 鬼哦詩敢誇博學用曬午睡此詩據引占雨事甚詳可喜





詩有云日出早兩淋。日出色驪。又云月如懸。少  
雨多風月如仰。无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  
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无體。

世英登杞

宋靖康之亂。元祐之子。謂曰。建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弟詞的切讀之。感勸  
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登皇萬機。難以一日  
而曠位。皇皇四海。誰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  
朕。劬懷同寢之恩。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收在厚之急。豈我  
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深淵。

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  
立事。同侯函管之復。終闡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  
德大業。必見于歌頌。君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為夫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  
釋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漁軍監國太子事。胡夕趣取  
大物。為此皆主論。今二聖蒙塵。遠符無還。期高宗不得已  
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  
亦可以無說。然致堂萬言。其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  
衆措大夫人心之舉。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

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禪聖皇帝  
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斷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處  
脅翊戴亟居尊位遷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  
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  
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  
出於臣庶之誦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  
不慮其禍今義不戴天志雪恥父兄旅泊陵廟竟殘罪  
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覺動人心不敢愛身決  
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  
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

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  
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  
庵二書闢繁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廣慶遂爲一代別冕後來者  
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三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  
西人老蘊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未叔正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  
好亦知其鷓鴣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  
豈不蹈古人叮嚀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合歌魚外復扶歌



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渺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  
極古之深垂而其挂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麗也開闢以  
來能自表凡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  
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世法制行  
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  
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鍊化乃可因  
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遠莫唐人裏詩若箇之類是也唐人  
寒食詩不敢用蠟字重九詩不敢用釵字半山老人不敢

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毋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千衛  
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  
害其為起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漲數日不可更禁常南  
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蟹離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  
無處告訴只顛狂走奔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  
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  
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噀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  
頭老罷弄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  
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  
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更見形神元不相屬則  
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與有疾子祀性問之曲儻發背  
頰隱於膺有高於項句整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問而  
無事駢躄而鐘於井曰嗟子天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  
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古子何惡沒假而化子之左臂以  
爲鷄子因此求時夜沒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  
求鷄又沒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  
豈更駕哉沒假也假借也善指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  
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按拘拘

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社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  
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又黃纒直棘遺此心終古享皇天汲  
書俱述流傳妄詞擊嗟無答單篇蓋沒冢書妄載伊尹謀  
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敘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  
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潤刻無益勸戒者  
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適於求適幾



於滄溟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中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囑達詞音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類情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榮情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處樂也然僖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君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

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虞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及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心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格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

蘇林王詩  
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  
豈非此心未忘猶有餘意乎若祭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  
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  
拈出如池塘生春艸楓落吳江冷潞江靜如練空梁落燕  
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憐之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  
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  
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  
人時獨往雲水晚相參喜無多屋宇舉不礙雲山在家長

早起憂國顧年豐若無首瞻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遙憐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別不須開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當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如百和香秋水縈添四五天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稱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  
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詩  
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  
之入境與其接待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  
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而使体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  
為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  
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  
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夫煮按之供饋乃如禮景  
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儼禁不得  
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與天朝洪未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座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  
信固有外若靜而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  
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生打坐者數百人  
或拈竹篋痛毒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  
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  
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  
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

其飄零衰老乃卒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榻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者其詞然古音寧矣又云史記留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戎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贖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  
古株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洛曰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  
文之法論之似可裁然只如此說亦樸贖有古意

古人無言忘諱

諱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諱曰貞子賜  
析朱鉏諱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會不以為不祥令人  
不違畏死畏禍百種已諱古人皆不然只看禮弓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  
於衛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

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喜明則哭誰往哭子夏  
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寤疾喞  
固不設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  
未始如今人之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子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  
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潔

王傑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攷定世次枝



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勳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王曆

心思

書曰思曰睿唐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帝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神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若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病僕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公書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頰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路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送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盞露勁者曰椒花兩堂曰余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頰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路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送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盞露勁者曰椒花兩堂曰余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  
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泗州北  
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蕪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  
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  
王元遠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  
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  
百珠太森嚴兵厨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偏  
素供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媾灼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李良不用笑伯高張璪何必議陳  
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乎雖有智難獨任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詩曰梅拂也陸璣曰芣苢而實酸蓋  
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木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  
之者及唐而吟詠益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  
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



五篇如兗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  
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原其材與質而遺其花哉或者古  
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  
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  
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  
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於烟蕭酌鬱香取其香也而  
今之蕭與鬱全何嘗有香蓋蕭已指蕭艾為惡神矣又  
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魏天琛山乃得之國  
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暉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  
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  
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  
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  
模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模所譜  
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紫榮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  
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繫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洵  
成之曰一氣挺填孰測端倪為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  
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酒史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  
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  
竹頭由是上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



今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  
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閬  
嶓夙號荒隨而漢唐以末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  
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  
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  
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  
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沃韓原之  
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

釋孝宗即位銳意親恢起寢寢宮晉師南軒以內機入奏  
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武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  
已見之又問論父謂如何矣便識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  
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如何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  
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少磨虞無以過而金人之道暴  
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矣曰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  
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皆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  
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已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能  
同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疆職守是謹此事老廟堂

如何讓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  
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開契乎與  
相政若契丹事成之日自可收下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  
有說且務恤民治通待而功可也高宗怒於變意不  
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高宗之孝宗幼年規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遂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盡  
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  
厥後蕃積稍美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  
是被數文腰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  
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

用兵之意又發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  
能強也

志士死餓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極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  
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起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  
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來寒亦却去  
之止衣一裘竟欲寒死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  
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教古之絲乘車食糞之罪其  
誰曰不宜然志節清高寧甘公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





道少失其身此所以謂儒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  
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  
古者高飢顯下禮應揚誠謂曰李杜饑寒能幾日知教富  
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宋間糖兵興之先江西米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  
花桃樹而生棗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

○○○山僧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偕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  
晝夜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  
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  
易詞風左氏傳雜錄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  
容步山徑擬谿竹與巖猿共假息於長林豐草間坐美流  
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  
然一飽美錫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長所藏法帖筆蹟盡

志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州玉露一兩段再寫苦茗一杯出步溪邊解后閑翫溪友問桑麻說稻量晴校兩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予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安當得春曉儂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載經一半矣夷狄之人具敬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儀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



卷之四  
第十卷  
大中之營限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  
言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  
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  
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  
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肅而過移  
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  
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  
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州詩聯

荆蜀政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直

西山喜論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  
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義直行  
將去付止又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  
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  
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  
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實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  
箇好為喜歡緣矣此廢棄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  
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畫言以  
趨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光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又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秦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佻荆軻晚歲願侶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斷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

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彭彭地復道方謀雍商封蓋因機乘時與之論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古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擅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取後漢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間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漢宋弘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以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往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香花切勿看離披



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請厨躬作粥一金盞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乎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鄰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衣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

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表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運米有休給傳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貸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米棧七厓如田舍翁三世無飾東山病且死無不蒙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綉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余材無愛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符之天賞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馱



薛林正明  
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五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  
王后親織玄紘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  
命郊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采其  
夫社而賦事悉而獻功男女效績愆期有辟古之制也吾  
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若  
之官子懼穆伯之絲鬪也因是勸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  
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范龍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滑而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晉王獻之版沙門雲水匿其幼子華使捉來囊  
自隨津邏疑之求訶曰奴子不逃行捕之數十由是得免  
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  
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向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  
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誥劾之  
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止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止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  
陵寢所在願歸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

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禍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爲王也煙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奏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朝報仍先宣示虜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虜邦乃享休賤遂上書

其不辱命由是起推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羶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茶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伯章每出錢伯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手錢五文有奇則



愈削於章美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明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閣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一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

軍副月闋於縣春秋闋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營道初宿毫之後禁禁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羅維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禁多敗而兩淮山水塞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各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法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戲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



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  
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其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畫繕三館之儲踰年  
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不特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  
備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  
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開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  
爲此書宋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惠承當  
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首溫公作資治通鑑

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曉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  
長恨花開早何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  
歸路怨春不語笑只有殷勤畫燕珠網盡日惹飛絮長門  
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  
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  
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  
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  
不費種豆種桃之禍哉惡聞弄墨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

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  
水中聞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  
人追陷治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關  
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  
江山無覓孫仲謀處林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  
陽洲樹尋常蒼頡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家子草草封狼居胥倉皇北顧四十二年望  
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那誦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世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正實謂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五

讀書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  
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之說奉養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  
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  
訶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  
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  
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



鶴林玉露卷之五

讀書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  
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之說奉養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  
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  
訶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  
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  
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



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充舜  
文王周孔不談非論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  
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  
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  
衰於一歲而學效之所逢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  
佛倡家之讀禮若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子  
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毋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  
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孩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曹  
子三年不讀書曹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  
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屣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薦呂臣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實各本儉而不懈情重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君子石子  
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  
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  
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  
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同馬溫公見得此箇  
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誕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比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公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猶犬

東坡云養畜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惟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椰子厚  
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番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峭峻近時  
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  
容然此持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且道相傳  
與九疑相通光石湖掌海馬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  
季仁趨其間列炬激百竇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  
而入中而出入自曾釜竅出于樓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  
芒籠如陽而其世季仁素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奇恣搜  
討具闕古陸房方隘疑表莽叢叢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  
戶正當巖仙佛肖彷彿神鼓鑿擊撞曲曲左顧巖巖信欲

吹麗丹龜像亡恙芝田鵲生香挿壁千怪聚綸爛五色光  
更無一塵澗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  
妙剗刻乾坤真混泮入如深夜暗出乃曠日光隔世疑恍  
惚異境難揭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  
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  
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此流令結小椽東燭坐其上命  
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獠森然  
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  
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閭望見荷葉  
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傅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神州三閩屋廈竹旋添裁碧紗塵戶眼  
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  
間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  
笑清話多若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  
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  
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兩詩云獅子關前千冢  
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擊雷連宵雨綠野韶雲四月天  
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着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  
與梁區作有年及之繁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其作無邊榜

語云紅旗渡口淒涼步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  
食節甚工

冬符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  
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社稷冬符行曰草間狐兔  
盡河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整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海蒙規舉又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  
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  
塵再蒙所以深規舉又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  
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漚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  
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人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  
下大呼適適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然繁重須知此乃能  
舉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  
今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  
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  
不知但依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  
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  
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  
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使差  
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  
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  
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  
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



為塵垢糝糠籍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  
可有此榮貴也今委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  
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策奪而分其富貴甚果何  
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善莫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  
云劉聰聞為須臾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者其於  
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  
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置青嶺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須臾神妨務無忘於事乃

不復見客但設青嶺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戲旬且  
并襪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  
去矣撤暗投之襪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  
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中事煙柳識他物外機又云萬  
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晚  
寒梅花若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頰門外青山句意清  
圓足覩其所養

楊存中諫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子無筭芥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贖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春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厥御史可謂不察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肯皓。結只十字而雪之輕

虛潔自盡在是夫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藁窻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藁窻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負襟豈爲外榮所照濟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磻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校老歸歎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遠旅逐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令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厝

交收飯熟被厝給散質至則掌質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室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與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林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杖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棗榔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木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誠齋謁紫微

楊誠齋爲愛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遜謫故杜  
門謝客陶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  
貴人腰金紵紫者何唯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  
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平退休悵然曰吾平  
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鼓南遷幸過時平主聖老矣不獲  
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視抵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未竟不  
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  
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  
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王音不用千秋史  
筆

讀書勤學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  
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論讀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  
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  
四年泊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  
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  
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錄  
包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祀板猶





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顧與諸君同力賺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梁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固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遠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蓋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說除關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

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親以使事還除御史人謂公必不贊制而公竟贊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不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將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屬魯國何爲而考其管今已語闕而不難讀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從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

攝著矣或曰隱懼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子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貴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遷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隱公論隱公趙盾評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斷則由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朱文公與度國車夫人書云聞尊翁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司只有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繁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友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緩恣觸事憚然恣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稱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傳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其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



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  
公年十四少傅爲祭室於其里俾奉毋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緜溪得屋五間置用完備又於七舍前  
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  
文公視卓夫人猶舅云

算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  
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  
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擗算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澹蕪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  
間每菜羹豆飯後喫苦茗一杯偃臥松窓竹榻間令兒童  
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  
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刺看溪南  
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  
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收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緩離野菜飛黃蝶  
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莧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  
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蕪甲傾  
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凝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敢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蘭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總制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喚棋喫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棋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棋大供御者三寸上覆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太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碗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頃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計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宣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于魚大者絕少夫人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賜告檜滑答其失言與其節者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蓋言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賦繪之效可見

鶴林王露卷之五

鶴林王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嗔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  
故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瀟灑不迫  
切他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  
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艸堂少陵偶出不及見



蓋言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賦繪之效可見

鶴林王露卷之五

鶴林王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  
不嗔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  
故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  
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  
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神堂少陵偶出不及見



謝以詩云管社其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問略衰白已  
先揮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效柴扉  
際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是無咎爲館職擊騎過之后山偶  
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  
軒二妙來排門衝鳥在禪堂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慈截  
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社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  
韻藉風流未易優劣

騎牛詩

姚鑄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自爲人豪  
高喜作詩自號雪澤曹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

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筇又無蓑斷崖橫  
岡到處過暖日照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  
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  
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但夷叔齊餓死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  
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  
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  
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



夷齊李下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美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無穰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與亦猶不治是故孔子

孟軻治地之農師國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武要術也良知良能則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審視聽言動祭之霜封植長養法也念必德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甚雜耘鋤法也優游而康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踉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罹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賞而禪光通神明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矣天濶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



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謂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極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隨於一偏若從孔  
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  
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地也嘉  
種固所嘉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  
於蔓延其或認林棘為美楨認穉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  
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  
如之何曰在早辦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蟠鶴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

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表百結之衲捫風自如挂九  
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除日慎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  
道心果存豈有除日所能損哉彼慕臚觀御之念洗滌未  
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  
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枉恬宜其看除日而心為之損也特  
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州曰百官萬務全華百萬之  
樂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  
公云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



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  
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  
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腦以刀錐炮烙僧皆不為之動又之乃  
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  
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  
又豈降目所能損也

上脩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  
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

者也可謂至論然本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  
竊視持已者其矣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莫息嗚然  
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  
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  
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壞懷村  
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  
飛討楊么時么擾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  
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





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  
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  
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  
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衆  
若老嫗亦帝之稱苦湯也云云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衆傑  
之不景從乎

尤揚雅譯

尤梁漢廷之情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  
為秘書監廷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案無日不相從  
二公皆善誕廷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

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廷之為螭  
蚌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鑷心  
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偷勝  
無腸可食人豈猶蜂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問君書問往  
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  
文戈知日玉無價寶氣蟠寶金欲流亦以螭蚌戲之也延  
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燕些萬衆為捧瓊律詭譎我倡  
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滂嘗從容

告趙忠定曰此事任曹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逢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紙底須憊坐見諸賢散似燭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天下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關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

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  
歌字韻與之字韻通漢季韻與蕭字韻通晉之及此方是  
經雅

葬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魯南豐取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  
至宋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葬大夫  
楊雄死葬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  
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桡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爲之  
臣僕矣獨得辭葬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  
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



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弄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  
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  
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其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  
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瀆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  
健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繫其心替其視  
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  
韓退之兼見高而過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  
饒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

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儻寒流落而一飯未嘗  
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端忠義之氣與秋色爭  
高可貴也宋文公云李白見永玉過分反便從諛之詩人淺  
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  
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榮聖且銜杯  
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益矣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灌  
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



晦越舞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警千載  
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  
閒居丞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  
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丁翁孫女

陳了翁曰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  
今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  
曰恐妨同坐者

聽謔詩

世傳聽謔詩云謔言謔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

聽于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  
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聽殺人不見血  
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  
馬萬疋皆臣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廐舍  
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  
緊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稍稍識神賞其神俊  
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  
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宵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  
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  
而節葉具焉自爛腹蛇跗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  
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應從  
之揮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  
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朱無疑工畫竹蟲  
年邁金指全空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  
哉某自少時取竹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  
不完也後就蟲地之間微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  
機織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  
邑營下澤澗之東西詩所謂升屋望楚降觀于桑扈其隰  
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  
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蹶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誠  
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  
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



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尋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神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木體來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累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薄塵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取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感控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化爲徒儻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

之也且人之生也皆當貴賤天壽賢愚壽夭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置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宜益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



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與金剛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闕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峭腹心

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而中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苔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即當節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纏盛河北賊紫金盃酌毒王  
妃弄成晚歲即當節正是三即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即  
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駿馬載珍玩自讀  
明皇聞駑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  
綽對曰似言三即即當節三即即當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竄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  
尉周益公行詞云公彭頌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  
成功有命皆莫免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

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  
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  
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  
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  
變繩東顧嚴諸軍忿怒統制鄭瑛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  
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浦崖失色公色不語徐曰此有說  
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檄書以死士持遺囑言  
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三變分諫其奏因





苦之過賴以安南軒言料雖之後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  
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真息如雷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  
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  
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  
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蹊離淺淡香平生意  
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  
古人心皆有咏

薛容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容謂曰君  
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釣不能牽流而失水則蛟蟻制  
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矣以薛為苟有失齊雖隆  
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葦草積金帛於郿塢  
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  
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  
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未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蕪真是  
會說蕪教他說義真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蕪不義

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  
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鶴，惟  
恐其不在靈圖，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  
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  
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句。奴之要領，楚軍挾纜，惟當堅初  
父之爪牙，誰難巧處牽繩。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盤露一杯。漢武帝求仙也。言青  
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  
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平金盤，感露和  
以至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  
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  
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  
意。

繪事

繪畫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  
其馨，繪鳥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



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紫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李仁舉以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斂察也有容乃大洪也李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洪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解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

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遂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宵中未嘗無天理當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之六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順浩趙萬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杜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



鶴林玉露卷之六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順浩趙萬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杜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



古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順浩等配享正合  
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不免浮薄於是  
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兩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今官入梵宮翠微綠霧素衣濃三年不  
識西湖月一夜初開兩洞鍾燕室蓬山直醉戲園翁溪友  
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  
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支朝今結局一生行客  
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贈甚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  
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  
顏而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事甚詳六續美

真得阜農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  
帶與金魚蓋苗劉時亂時婚降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并  
賜官方啜羹左右來書驚懼莫勝于手手為之傷既復辭  
見魏公注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  
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  
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  
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水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  
卿將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



大夫皆服涼衫。懿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主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襦屨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襦屨。搗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未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威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棄。夫襦屨折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非孟

李泰伯着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虜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撫筆而出見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

王代糾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夢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夢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捨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充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回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將千士故山

谷詩曰匹士能充國三君不滿匹

不交近者

不主癩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衙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微宗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

以為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樊許不容口定國坐披墨滿賓州瘴烟窟裏五年而如紅玉尤爲坡所激服然其後乃暗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還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濟易高宗曰令時管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說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

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

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蘆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譙默者賈子云吳邪為鈍刀為鈍東坡云變丹青於王塗方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贖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贖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火馬讎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婦夫楊君王之詞也職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密問其志職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躐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哭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文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稱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



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書皇每榘東坡  
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  
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  
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  
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書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  
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  
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此通大方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  
過曰苟利社稷違懼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  
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  
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閑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參太學廡  
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  
流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宸謝雜人徹衣蕭瑟  
闌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  
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命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卿冬至日上殿奏對王音曰晚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能有兒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面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

風絮拂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蓋與  
中有此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六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令陳言伯以載運使  
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議如實酒商榷商稅牙稅與夫  
頭子錢樓店錢皆少抑其數別設收緊謂之經制錢其後  
虛崇原願附益之至第房園爲之使徵其法又收贏焉  
謂之總制錢請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  
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言伯之  
作備也其又聞之哭於家廟謂民產怨禍必及于孫庶

後蔡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  
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  
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  
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  
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畧不應對曰  
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  
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素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  
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



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質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硤確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萬頃一項之田二夫耕之大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半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

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俗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項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塲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



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  
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棄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  
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  
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士能買  
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  
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救其田皆  
毋得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俵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服之自合中制矣其書  
大畧如此宋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  
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  
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攸厥元子元子即宗子  
也武王誓師之辭曰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  
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  
子則天父地母歸之於上諸弟之類連無告者皆望於下  
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敬憚而不敢廢其職分也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  
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

何村王受  
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幾于位  
誼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  
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  
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以滿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  
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  
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  
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蓬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賦和其詞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

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錫遺不  
滿意升堂殺罵官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  
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  
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  
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  
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戴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





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若是而歸爲父母祭也雖其

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愛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孫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思但使新亭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羅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請見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高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以未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衆欲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



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象山與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接之僧乃掛紳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  
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  
必枯體就此埋今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揭竿獨立  
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餘而置之於山  
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便裝者余又聞昔有  
人不忘其名不殫家唯焚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  
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  
行者故擊擗豪強拒絕富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  
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  
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  
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書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  
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  
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  
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刑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文游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說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見童真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淺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遇人不知幽花欲滿蹊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譁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大字成大



鶴林玉露卷之七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  
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方當時太學  
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  
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  
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  
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爲伍夫

釋致

韻書釋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  
其地地主攜酒來餽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  
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今紹紫綬誠  
不如黃帽青裘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黍牛誠  
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窻竹屋無他其天者  
全

韓平原容

鶴林玉露卷之七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  
渠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方當時太學  
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渠成夫余謂大之信信不過  
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  
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  
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爲伍夫

釋致

韻書釋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  
其地地主攜酒來餽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  
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今紹紫綬誠  
不如黃帽青裘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黍牛誠  
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窻竹屋無他其天者  
全

韓平原容

韓平原客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  
閩者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  
登第數年矣一見欲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  
右促騰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  
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向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  
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  
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  
而下斥逐既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陲既開三軍  
某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在邊之民死於  
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蓋是衆怨

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  
三固問乃曰併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書宮開陳  
三聖家法爲再選之舉則皇子之怨可戩而爲恩而椒殿  
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煥然與海內更  
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摺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  
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嬖盡去軍興無名之  
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選以相位乞身告  
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  
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高作



杜少陵詩云鴉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昏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鸞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壺者同一醉也高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寒驢布韞與金鞍駁馬同一遊也松林莞席與錦性玉枕同一寢也如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嫗其妻之陋者

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枕各一酌酒飲之間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枕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題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及顧其家戀戀不忍乎

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公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  
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起憑詩語黃金何日贖  
蛾眉君王若問妻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  
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  
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惇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  
餓垂翅甘其殘否吟多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春然其詩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君之憂滿溢於言外其  
為千載詩人之冠竟良有以也魏鶴山云唐人倫之變當  
以參百五篇為正考蔡小宛之為臣小弁亂風之為子燕

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補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  
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  
而不怒憂而不敢躍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備處  
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蘇遊最奇絕所欠唯  
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訊佛  
緩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真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為訛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  
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  
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怨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  
紀溫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  
為女官詔太真更為壽王娶常昭胡女潛納太真宮中寵  
遇如惠妃用為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  
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  
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為尊為貴也近時楊誠齋題武  
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榮可天顏壽王不忍  
金宮冷獨歎君王一王理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  
龍池賜酒敲雲屏海鏡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官漏未靜

王況醉書王醜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歲以用衰落懋創利方為  
國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文揚誠齋送行詩云不  
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五祖杜少陵送嚴鄭公  
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  
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高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  
處士何人為作牙畫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

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  
去上三香閣陽老新義身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  
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  
南山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  
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  
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勸之近時典西山批答恭政樓論

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經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  
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  
此又切矣

存問逐答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覲甚至檜  
聞之貶及恭辰陽陞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案事得  
剛安官檜死及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  
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  
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  
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



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掄揚其美德由此遂冒用  
由此觀之君子應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鴟鵂畏其天也物之畏  
其天誠有可惟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  
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  
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  
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  
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徃視之小蜈蚣無數  
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

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落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  
上搔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  
爛斷如蠶繭矣蓋蜘蛛撞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  
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  
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有子自以為莫吾  
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醜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  
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殺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  
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  
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遊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蒼髯對捩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禮以南青嶠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合者雖清可意各家之竹翠相交魯幼度云不可以風霧後景何傳於凡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言深矣某已叨謫恩許致其事未敢遽以老夫自

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表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儻濶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整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為攷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攷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祗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羅黜仍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待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度人之僻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從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是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凶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後餽謀誅淺途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



心事上憂國如閩下者今年以來不兩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艸而盜賊不敢起救價不敢費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君閩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迹絕非閩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官誦事李彝運驟遷至京走尹恃寵強橫不顧邦法是時大旱歲旬乏食實二不以介書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濂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譏呼皆袖尾礮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舉而史乃紀實之辭耶

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可妄發而舉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掉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寬威舉愾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今免曹以見國入其替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誦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光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



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選之失於前之過與是意失於後之過毀與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艸

杜少陵絕句云連日江山麗春風花艸香  
沈融飛燕子沙暖睡鶯鶯或謂此與兒童之戲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入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應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逐景色更無山鴨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開會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

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夢酌次玲瓏活絡

旌忠壯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開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何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克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摧蘇恐君莫語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形庭分節

杜少陵詩云形庭所分節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百城關聖人范甯思嘗欲拜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休重釋氏言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以飾甚費固成詩云赤子須麻撫紅塵幾送迎慕張雲臣陣車列錙鮮明豈是股民血空教適官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魏坦熱視曰此血山耳聞寶珍成田錫上疏曰秦以為金碧焚煌臣以為塗膏瘡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艸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





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  
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志決身殲之  
歎

韓范用兵

郭仲璠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  
公力於威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  
已奈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  
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  
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

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有於度  
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  
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  
昊諉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  
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  
汝昔欲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有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  
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  
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操臂甘驅好水軍

到得鏡牀停響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贊  
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  
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連還及境鄉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  
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  
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東榻獨入小閣治  
文書至夜分益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  
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行疾報日而卒檜父  
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陞胡邦衡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

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奔陟大怒文致  
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奔陟忽疽  
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遇桂林  
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  
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  
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饒致而去如曰彼  
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言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  
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

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  
齊人但欲壘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急於政事聽  
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  
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  
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  
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此魯以女  
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  
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劾王之帥苗劉偽

詔至大赦原擣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獲詔書令人馳往  
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讀但爲撫諭之詞略張  
於樵樓旋即歛之大擒諸軍群情類以不悅時張俊亦在  
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奕因饗  
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花帶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  
順胥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忤人可取沒頭  
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後皆感憤遂勒兵  
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  
遁入閩追獲斬首丹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五

贈陀頭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柔若何十年依舊一  
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一  
之精亦以應舉竟宜幸而得之便指富貴安逸之媒非特  
於學間切已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  
謂嗚呼君有短髮後石山所謂一登吏部還拿視隨掃陰者多  
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商全登第後盡  
歸以冠裳馮其真南金題詩云落佩江湖十二年電彩闕袖  
袈裟短如今名樣新裝束典却清狂實知顛雖一時戲語  
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王露卷之八

NATIONAL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22/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  
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括擢胃脘此生精力盡於詩者  
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  
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  
其言優柔詩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累世未  
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  
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頌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

廣陵羅大經

景綸



遊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開適忘輕軒冕就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流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況後人乎楊祿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為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有故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貢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廢也兩神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

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觀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闢氣象不患不和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鄒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租象山之法但請教官坐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如周公遭變而赤烏兀  
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爇其言心耳  
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初讀只似  
童子偶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  
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  
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

大言者云  
如人任情  
如此

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雜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下其中有齊謂村莊者竹籬茅  
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居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  
雞鳴犬吠耳既出北游他所忽聞社中雞犬聲令人視之  
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壽曰堪  
笑明度鴛鴦井作村莊大雞一日冰山采藥湯婦鏡亥刀  
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緇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



語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言不得行道不貴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美嗟太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重默况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楚

白羊先生

紹興甲寅孝宗升殿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裹陽

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人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下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揚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

卧起與漢密議定復就寢律令具酒有與客飲遣數人請  
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  
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姦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  
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後便痛快無復滯  
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華閭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  
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崇堯用刑  
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女曰良史知黃狐者則南巢之  
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終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

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甚其論  
芑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  
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  
言而殺其所立羽之姦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  
楚漢之禍生民蓋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孫從軍于來  
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德秦之禍以爲前祥不能盡廢天  
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  
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  
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



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慕靈  
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廢  
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進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  
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  
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固以又安庾  
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  
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矩慮行危縱橫條忽數百  
千言讀者甘如其所欲出推者莫如其所自來古今議論  
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滕乃  
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祭祭元  
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自促進  
紳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夫至哉  
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  
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雲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  
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  
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  
狄盜賊以激曾其君展轉滲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又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  
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  
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  
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東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  
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未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  
詩云陰陽眠笑理

東坡詩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  
平原當國獨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  
而竊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中閣古堂中平原敗歸其家壁

入秘書省者作原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  
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但其改  
建法堂僧丐坡題京坡欣然援筆右梁題巖月左梁題云  
天子萬年來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  
字尚存余昔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  
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靈槨作凡坡之遺墨所  
在神殿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詔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陰  
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為僧

銓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銓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即不敢用銓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釀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

祖龍之魄偶群雄之心昔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所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介諸侯輸周粟宋祭大心不可言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官府移文屬牒曰牒蓋春秋



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熹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悽錢按賈誼鹽云今法錢不立農民者其未紀治鑄煇成熹錢日多俗音訛以熹為悽也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華亦心曰有若尚劫寨何况他人余謂吳師屢嘗嘗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非玷死如此我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謀國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木心以為劫寨過矣

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咎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泰莫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僕中承書知此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累冒熱壞了人也景陽想已過省悉意當只在案几



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謔云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  
漫納欲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是千萬爲門戶  
自愛此簡蓋與狂親戚車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覽革  
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許  
名子春季章姓劉名勳廬陵醇儒後文公學堂登後爲  
持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試我  
再遇夜縛繫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不敵立成行狀

其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  
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割搏戰俘爲敗走敵衆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輒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昇縛生牛置  
其前二尾於軾上專誠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後相持竟  
日又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率兵討  
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滿縷無不立死官  
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策東臺人羅列煤糶蠻見

之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  
一戰而平

詩紀古人

近時趙葵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  
以爲佳然杜少陵云黃憊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即此意也程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  
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  
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  
有詩云野水多於此春山半是雲世无以爲佳然余讀文  
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驕孽云河分岡勢司  
空驕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卿凡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凡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  
己語哉其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  
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  
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楊裸衺馬能免  
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  
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爲

碎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羅漬酒萬里。赴乎於清尚。不  
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免不  
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  
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竿披雲。青嶂掀頭。細  
雨春江。灑白鳥。飛來風滿棹。收輪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  
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却醒眠。冷看朝市。隔煙波  
老。誰能忘得。開船極浦。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  
後。因作詞送胡處。希貶新州。竹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

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畫將陣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  
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  
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  
如云。將帥蒙恩。薄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  
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蒼昇平。皆是責也。  
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  
譬如寒。薄。飽。則虜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

而不遷官者蓋謂杆禦免優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者惟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  
言之君而曲宥亦豈劍則職去之人哉英君諷辟遠慮微  
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  
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當宜駕  
鼓車無勞問河其諸將覺榮華言離翔麟之馬亦必先使  
之駕鼓車由曉而後可以致貴公諸將驟登寶輿如馬之  
未駕鼓車而適駕王輦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接之

志河甘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離虜櫓文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  
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篋于維寧曰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  
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  
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  
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





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燧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燧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虛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善曰君子之為學浸身而已矣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此雖作醜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

也不可已而適操群臣肯顧無論大將軍者意歸大將軍丁胥公起甲第壯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躬負土之後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胥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弟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帶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春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髮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蒼頭捨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捫扶未必賢拾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

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慈萬恨付一杯

二蘇

宋文公云二蘇以精潔敏妙之文端頓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會其詞讀所謂大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重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綸焚辭後讀坡公頌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橋頌編名臣言行錄不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算數

有日者謁真且卿云善算大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忠逆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論菜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王露卷之九

鶴林王露卷之十

養兵

廣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鶴林玉露卷之九

鶴林玉露卷之十

養兵

廣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慰促。盛夏深濘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敢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榮生齒。復版錄三丁。  
籍一壯。悉使操弓。鞞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  
艾。唯存跛。無目田。問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事。買  
箭。賣半精。愁氣變。又雨。鑄。雀空無。粥。首。跛。不能耕。死。凶。在  
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知。妹。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樓。偷自言。有老父。孤  
獨無丁壯。邵史米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將龍鍾。去  
持。秋。勤。勤。囑。西。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聞。訊。疑。猶。強。  
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

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  
籍民為兵之令。使骨氣象與天實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  
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柱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綫。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  
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  
譚汝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

今不多入味  
青依



青林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為僧  
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  
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該明之言宜可信

家采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采取孟子晉之采之義讀死宜  
州宋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收捨道文獨所  
謂家采者余忙問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  
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移黃伯庸帥蜀  
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誌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殺壇  
與群臣六軍編素戍服以必誦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  
兵積粟就召兩河為雪耻計三請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  
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  
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得棄史召土  
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  
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  
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犂郡邑南來以從吾  
君者其首領皆榮優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涼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  
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途置使以饒關中十請許天下  
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繼奏置籍視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  
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  
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  
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即值應寧歸養兩宮燕樂  
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麗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  
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

是汝皮肉雖斂見精不斂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  
有死生而本姓常在也此文元當問問者劉海蟾以不死  
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  
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其端說得  
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  
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字也說得  
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揚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  
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  
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  
詩腸冰雪激一杯未盡詩已成論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  
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  
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李太白

題齊真樂圖

徐思叔題齊真樂圖詩首句云翅翮盡失教兒書嬌兒亦併  
玉雪膚碾麥暎日前破機杼齊真何有象十如楊伯子和云

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水肌膚自絢枯葉作袴襦此  
君便是長須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鐵願廢書小兒忍寒  
粟生膚婦綴有禪無一稿不敢綠此相庸效三詩皆佳而  
後出者尤奇

竹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  
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種木  
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彙論竹甚  
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慈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  
云買山須買象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爲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處求闈于內見楊誠齋千  
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  
以此人爲首應求道誠齋謂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  
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拔  
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切不必吝心某平生不能  
開口求爲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  
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趙館錄載當世  
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際括協韻  
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初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  
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  
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榴燕  
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謨言送客留人止有燕  
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  
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  
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  
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

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曠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  
誅幸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大娘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  
衆奴者聚于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  
女寵蠱君心而後檢玉階之以進休之以安大臣格君之  
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我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  
蠱霸越之後脫屣常寶徧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  
扶西施以行蠱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  
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蠱雖去

越本竄忘越也嘗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惟管仲之告  
齊桓公以堅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  
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  
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矣獨有取於鞅哉  
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恨其諫昭君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惟此言也苟心不相  
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真視白樂天黃金何  
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  
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

之純臣刑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  
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  
之志則誅其兇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  
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已其悖理傷道也苟卿立性惡之論  
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  
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  
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  
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而師降虜此事人間又  
寂寥論曹參曰東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  
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彼其富國

詩禍

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皆為流俗曾不如韓信  
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  
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  
瑣斷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  
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  
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符鐵宋綬有斷絃  
清鳴防森首霜鶴不空奉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  
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



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詠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諷刺與新州大小人撻扶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確也君子豈可亦撻扶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成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亦壁之貶卒於不免物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矣然繞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惡又之意何也慨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公甫寄詩云君思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

次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政息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謔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放翁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富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賤斥景建布衣也臨川公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鶴栗路長那更聽鉤賸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興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顧蕭、蹙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愛給勳，欺君設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勢悍。惠帝仁柔，爲宗社

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光采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炳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志，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醜凶患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狙，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社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戒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天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殺巨源而專其  
功父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畫室出蜀嘗自贊  
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砢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  
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鬧話觀在長沙計利析秋堂設廳前  
奉天成辟黃穢狼狽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備戰歸蜀厥  
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刺致諸軍之怨軍士莫肯倡亂殺九  
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飯時子文家亦散財  
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其詩

余三十年前長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  
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  
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  
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起虛  
名滿世問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攷史籍光武儒者也素  
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  
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  
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胃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  
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  
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

如二人馬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  
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  
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  
不屑就矣史臣不容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  
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  
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却  
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鄒元侯譚磨  
潛佐漢中興豈昇元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  
黨與同稱

夾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夾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  
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  
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  
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  
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山中出覘其髻傍巾下有一錢  
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耶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  
千日一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

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  
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謬此舉非爲一錢而  
設其意深矣其事傳矣

馮三元

馮京字富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  
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  
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價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  
問之乃言其父有宦因鄉運欠折需妾以爲陪償之計遂  
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  
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媿將誕

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來貧甚請少於滯  
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京食之僧謂之懸懸令命作  
偷狗賦援筆立成嗚呼云風飯引來高掉續紹之尾索絢  
牽去驚回顧免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  
元有詩號滿山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  
劍擊秋風鬼膽靴吟氣老襟長劍山醉胸橫得太行寬塵  
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  
無媒者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  
一活佛。妙極養成兩壽。數百年方鐘。聞新八千春。願祝  
脩齡不涸。更作生祠。訶四海。養生口。是錄。

廬陵苗塩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  
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  
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塩。反勸民戶納塩。由是輸苗一  
斛者。并塩為一斛。二十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  
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為可惟。若塩者。乃以其子民之  
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烈前後。後守不知。幾人曾無。

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奏。闕者。是可恨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嘗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  
院兼王膳官。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  
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謝。故西山曰。此人  
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  
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  
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  
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  
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  
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應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  
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  
送楊姓人故用了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弟對兒詩家此  
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  
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

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耶子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嚴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  
鬪饑謂許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讖子欲之乎鬪饑深頓感額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  
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死固不惡  
夫小何足樂

死而足不則  
死忘死亦忘

去汝表揚  
夫



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息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懼死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書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彼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淨淨消渠度人等經候擬可笑而此十經尤鄙俚舉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之盜去却去按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誠非特文公

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熾兒幻大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預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捉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猶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有詩云陋室倫遺照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振嘯莫和無道力應詔當年骨醉時



鶴林王露卷之十

鶴林王露卷之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  
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聞載以籃輿七  
乘至今猶存別造宋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  
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賞送香燭帥守與直  
殿同致祭每位用朱幣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  
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  
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應陵羅大經 景綸



鶴林王露卷之十

鶴林王露卷之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  
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聞載以籃輿七  
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  
香火謂之直轎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賞送香燭帥守與直  
轎同致祭每位用朱幣列食十教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  
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  
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應陵羅大經 景綸



西洛悵遐祖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範寓於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臯隸庸丐，皆得上父毋丘某，焉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與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破，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散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昆陵，誠齋作詩送之，曰：梅花香遠，嚼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鷓鴣，如相問，為報春吟費巖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為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統脚門三稽首，起敲水硯訴相思。誠齋鑿節又送來，豐汪今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無端。新來薦鶻鷹，動袞龍

本庶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  
有少陵意應他如露濕看花腸管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雲  
清過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  
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具瞻虞允文史彌遠凡  
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子髮曲局薄其歸沐蓋  
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達也嫺防微至於如

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  
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  
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是以下棺殮後乃刻歲月或誌事始  
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  
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  
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  
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倫曰馬我一片石  
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

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數局浮食甚慳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費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駭朝廷清朝常得寤寐然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

以當大官之職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備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夫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





車載適足以貽千古之誦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費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費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焚剽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讓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節職不肯遊萊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方論時宰何舉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言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時者彘

邪之扶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壯定秦檜勢正炎矣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任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





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蠅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嚴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曰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有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禺人也對曰沙地馬蹄繫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香木精蔥王吟實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雙龜脚老凍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嘗某帥五年時漕食市脯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賦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某問某鄉里何所產

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其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謫宇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筮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其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讀其不動三讀其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文割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而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浮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

弟初出仕宦。酒是詩。喚人打罵。底差。這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番犂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萬不疑。後至叱史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聲變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跳足行萬里。寧復故態。臣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注龍溪行詞。

云彭城方急。管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與益壽。克充於禁。警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昭仁太后回鑾。上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萬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婢。富貴終身矣。

密祠廟

荆公行新法。需坊場河渡司。泉又謂并祠廟需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賣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

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大王兩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齋乎神考豈之衆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齋而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則賣酒劉忠大題詩云孺子亭前神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蘇白鶴欲言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謝開之更令任實憲定調賦史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可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黃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授節度榘遷延不進

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乃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夫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榘之登車總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蕪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媿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宰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遷二人皆出太學劉若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違愾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棄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无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未陽來言邵平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樹柱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簞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孫子節法要見舊時塗壁風味矣

甚長又也仇泰猷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黍然驚曰甚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庶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而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醱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踈食菜羹則腸胃消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省則妄取苟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新决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當有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語主愚

桓玄亂位登御林地忽陷群臣失色庾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米燕王起惡之季起曰良由逼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諭上愚可發一笑

針對道人

走字替士多  
以術騙人日  
古如此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灸之術旋覺轉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獲載相扶羅榻第 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物擊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唯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思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顛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依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名篇目曰正靜曰平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賢曰寬惠曰謙卑直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衷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踏力機行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告偶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這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去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從事益退休實爲吾郡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闔三三徑頃則能開

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塢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厚語無畫無詩只漫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草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訣拈向田夫野老誇好弟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簡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雲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埃眉頭猶自憶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  
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墮回直到荒林  
意感哉離菊苞時坡宿芳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  
金蓮月露天棗貯玉杯八十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  
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老云無說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名為秘閣校勘吾黨  
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先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奉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援筆自少  
似棘生對策時怨鶴驚羣鷺鴛鴦散收鴛鴦風總新知平陳  
經國平過策壩領雲巢自任持無疑立朝逾年降大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八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甚而其傳聞皆最遠士大夫家其  
可使讀書種子來息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吳腐食風香在難吳腐用仙家玉方平事  
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歟風  
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作木梳黑角



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喜勿千言亦京廷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其在石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容納公詩云坐禪之所知禪史之所業藏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櫃即歸宗之意

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則萬謂鵬搏鵬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敘言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報章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秦太通前兼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代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

雖然夫子則不以其而怨湯武也序之詞曰湯勝夏曰  
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  
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語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  
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能觀鵠小楚之詩悲來急迫豈欲若不可  
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  
終其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  
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亡秦必  
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漶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

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  
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  
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  
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  
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  
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  
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類之類夫之矣前史王景  
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



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始皇表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負表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  
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萬里地  
之遠也秋時之慘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  
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  
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人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秉有小人之事此以  
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春其大者爲大人曰  
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  
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  
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  
滂將就誅與毋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毋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期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雁下立多時讀者當其醜藉

孫棗障泥

晏子一孫棗三十年長孫道生一能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兄弟偶

唐以羅大經 景綸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語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準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貽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闢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滿白鷗雁下立多時讀者當其醜藉

孫某障泥

晏子一孫來三十年長孫道生一能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兄弟偶

唐以羅大經 景綸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語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準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貽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闢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東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王山之下蒼頡華髮相從於果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太守兄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即可是跡文墨發點燕支澗綠苔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所獲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禱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徽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同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盪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路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醉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問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柴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



亭者杖而流之前華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  
公幼年之浮科司馬公幼年之擊爽亦皆於倉卒之中有  
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幸欲容之一日內索朱  
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藤卓一様三  
百隻糊以清江紙用米漆塗之咄嗟而成滿宮幸聚景園  
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用於妃家取竹籬束之  
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  
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  
以錢一百貫簷前五二十片限兩月以九收錢於是瓦不  
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碎黃炳煥與守備

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  
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蘿木桶  
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  
水厚酬其直貧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  
論功擢守臨川黃庚錄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缺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  
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  
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堯廟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  
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





有體而無用乃磨之曰幽人備嘗青山好為是青山肯不  
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柱上句意  
五峯用柱下句意然柱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破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子家鵝

子家鵝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盟子家鵝曰當率民者承陳  
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盟平勃豈黨呂氏否平秋仁謀不與  
武氏立盟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  
大子三都之墮王陵度仲之語駱賓王與與之語亦不可

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應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唐輪之士泰山  
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  
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  
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  
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賢養甚  
厚時人感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其年第五人方者與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

行觀僚屬復光司錄之儀忍死瀕史成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板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賊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三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歡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滅縱去為執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表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宋亥本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曾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棄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嘗仲隱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跋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

宋史英明開  
武氏降也之字  
而不降性乃天  
意攝虛非人  
所降也

險阻相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讒家明言女王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  
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  
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  
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  
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撫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  
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  
亦自發露獨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  
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  
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  
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演論語詳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  
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  
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  
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  
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  
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柳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  
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榮為日星潮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漠然寂然者自若也賴瀆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頽園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就不上入理固有終居當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俯身俟死之空也可謂了死生矣謝靈運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賴古人書又曰戒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曾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土維儲光義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略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令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行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臣得遠照及死乃幸不忍見篡載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素官隱居王官谷累以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徵代釣名放還山聖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燔依錢鏐及朱溫募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

樹樹啼曉鶯夜夜深闌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袖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如蘇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央央叛還橫嗚嗚百園萍波落月經宿閣閣樹墻垣嶸嶸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整珠敷敷花披粲闐闐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視超超出猶奔蠶蠢駭不憚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春冬清清淺淺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庶拔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言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  
提刑令往庶拔憲治在韶陽韓璜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  
憂甚意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愛王告之故  
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淑曼舊游妾家最好飲酒其  
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  
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謂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  
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  
蹴踏不安王塵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  
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

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  
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裝任妾家故  
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  
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與諸倡  
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  
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  
旋遭彈劾王造善懼天子曰棖也欲馬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  
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



勵世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  
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  
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  
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因欲起而救亂  
思過勇之毀象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  
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  
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  
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奪龍

紹興乙卯以言謫兩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街衢斷者

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鷄鴨時胡致堂在江西接見之笑曰  
可謂鷄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語以鷄鴨諫議當  
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  
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奪龍之對

自啓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繫情也厥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  
情世上無知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



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  
嚙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  
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  
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郝叔友論劉項  
曰項王有吞獄濟意氣成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  
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  
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春春一婦人悲歌伏欲情不自  
禁高帝非天人歟能大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  
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嫂自若羽翼已成則欲歇不止乃知  
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

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  
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  
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  
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  
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  
尚得為愛之乎魯子曰君子愛人以德羅德公曰吾遺子  
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  
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





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苟  
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  
歸之曲也魯未有攷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書公孫  
也少休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南夏而繫志西屬彼以為  
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瀾滄涇渭之流清也覽昭丘陶牧  
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盛乎也冀道路之一開愛日月之  
逾邁故晏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土之出處不齊矣充  
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快

而其論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主門之書馬援浪泊  
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非論得仲宣之心矣仲  
宣不依曹黃二素而依劉末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  
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  
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巡撫幹時所建揚誠齋題  
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宵中尚衣橫樓上已推千古  
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毋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毋  
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



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  
毋惻然良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  
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  
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授瓊擊盆中  
迸散駭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  
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  
亦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  
毋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苟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  
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又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  
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  
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鸝化為老翁似白鳥也他  
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  
於怒市於色曾商豐曰室於議塗於藪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  
正獻掌記曾宣靖雄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菴  
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  
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



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  
養才流風所被童習演述速平救世乃是先知先覺穢分  
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策爲士非難下和之識王  
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養未至徒以偏  
駁網滯之意見舞量揆索其不爲王荆公者樂希荆公常  
曰當今可堪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  
流俗所毀耳嗚呼起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  
之選掄則是蛇蝎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弊可勝道哉故  
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好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加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斃  
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  
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  
挺爲盜推荆南茶鹽額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  
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累將欲何爲群兇不聽以刃  
脅之逼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親類已者一人曰



劉四以煎油極爲業使執役左右幸幼安爲江西憲親提  
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戰數人來見約日東  
兵退既謂其徒曰幸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  
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  
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偏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  
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  
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  
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

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定慶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慶元侍講

廣慶運大經 景倫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喬請對而發其效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慶元侍講

廣慶運大經 景綸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喬請對而發其效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實謂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仇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誨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確抗章劾之謂自古賊里侵權便為末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人君子第親戚交並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確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確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素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

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應仁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實直燕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灌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覺者創直批彭龜年子邵宰相亦不知也自是眾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為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爇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



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  
泯陳正甫艸係安敬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  
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華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十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  
巢烏綠葉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晴一朝士和云呼兒為  
我擊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  
過晴花二詩與敘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今我誰也負孟軻  
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擬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  
帖安然過諛失體勳德如知魏公荆公艸加官制不過曰  
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止是國人退有欲同之行或謂  
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爾其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  
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雖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  
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言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  
為陰噓為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各典視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任官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

外則畏師友古語云涼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類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搜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

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  
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執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  
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執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  
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  
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  
頤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  
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  
端固繇勉強至成熱此心此身歟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

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  
荏而色若厲馬行無防檢而欲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  
有效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  
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  
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  
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漕陽謁竹谷  
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  
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  
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  
體察在已實事見而益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手



高視闊步幅中大袖假髮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  
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  
說也羽翬首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為而攻  
持敬者當自思矣

勤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歐勤行樂表云周公歎我頽焚酒  
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考綬於高閣以勸諷字字有米  
庶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  
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  
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  
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  
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  
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  
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  
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  
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麋矣孰謂世間無  
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宜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  
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寒林  
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  
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澗澗來去  
不盈把惆悵暮忘饒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鳥  
誤花木深蟬鳴不知慶菱舟云散策下朝亭水清魚可  
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跡慨然舊莫

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  
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弔喜不  
慶慶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親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  
可涵泳

莘不莘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  
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  
寺丞陳剛中字彥霖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  
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



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上寧忍為小朝廷之  
謀知無不言願諸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  
貶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  
殿亦子官壽踰九十寺永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  
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村廟陪祐太后避  
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  
發舟捐章貢廣東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  
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  
石材能形文冊夢還訝故人夢海市為誰出衝雲豈自開  
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惜查相與六五門  
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十慮策論詞科可能曰孟  
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  
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集神仙  
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憑則與凡人  
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語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集神  
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



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夙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管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管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夫平耳之見過餘遂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高帝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共雲承龍變欲有所會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類強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蓋平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敬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夫婦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妾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惑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歲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

雅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論決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斜破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

耆老人士相見者問天宇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奪利去人人專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萬三戶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凶險說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



覆以榻榻脫之乃首退澤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  
終進退雍容過睢達其誰然後之君子固權各寵如狡兔  
之專窟如得狸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  
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  
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宮壺宋初後北苑出馬宋

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闕乃載  
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遠粟  
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懼何陋  
耶茶之爲物澹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勃  
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  
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僭晉公君子之  
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盪滄  
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





寺工作尚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  
卹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  
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備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  
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抗饑而不害  
近時莆陽一寺覓建大塔工費無算萬或告侍即陳正仲曰  
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後寺僧能自爲  
之乎莫非僭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  
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  
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過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恭樂天其詩曰廬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  
深然樂天醜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溢浦猿  
啼杜宇悲荒邑潭波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飄  
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  
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  
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  
連善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帳非帳字不敢取出阮以語  
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帳

字義

宋書皇問王季海曰畢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  
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嚴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  
種蔗種蔗之曰他時蔗節皆生公悟曰蔗切之夜蔗生是  
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  
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  
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

作詩云萬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  
四目漫將帽柏汀僧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  
論但可與人漫書觀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  
字成天雨果鬼夜哭漫觀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衆子時值建炎之亂圍紿丁壯以保鄉井隆  
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  
曰薊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懸少粟  
間欲據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  
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

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耶  
散遣民兵徒步歸蘇城楊忠襄公少慶郡厚足不涉黍房  
酒肆同舍欲築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  
初不疑酒數行娼飽舞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  
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其心流  
竄忠裏以金陵一倅噀罵兀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  
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  
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對邑宰皆感  
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  
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  
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史循今日湘亭一  
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  
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欵  
法蓋年下則出恐救貴傷民也年上則欵恐救賤傷農也  
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  
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欵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嚴



也法當斂之全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秦周耳真非敢李所能耳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常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仗武裝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鴉大乾夢懷刺候謁廟應下謁者索刺帛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即廖其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即宰闕請逐者及門思前夢忽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爲督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又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虛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業皆爲僂安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化貨色

一領傾城再領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國富也在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詞科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策稱過實或以啓事說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銜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姦富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業皆爲僂安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化貨色

一領傾城再領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國富也在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策稱過實或以啓事說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銜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乎初惠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經綸之不雅正乎

遊脫

楊誠齋丞愛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

分綠上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聞着兒童捉柳花張翥若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許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父游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



能膏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李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休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架驛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跋之質益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咬乳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休約

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  
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衰多如兩入關野鴉無意鳴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寒而小人多君子妻孥零落小人跡杳喧蔽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湘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庵家傳後便堪題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





教人自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羨黃金屋誰不羨千鐘祿  
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引戰兒孫自有見福  
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慕欲以為米文公所作余讀而益  
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千卷商節推為全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  
公公曰是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詞  
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  
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鷗  
夷子散髮弄扁舟鷗夷子成器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  
歸把釣魚釣春盡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

未素人間事善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擊括  
李柱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彪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鞭  
所困饑餓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  
厚賂遣之歸告仇胃且上倡兵之書其伐之議遂決其後  
王師失利仇胃誅友龍寃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  
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誑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  
遙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寄我使情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  
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授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  
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尺徐靈暉贈詩云清  
得門如水貧唯帶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  
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  
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察天知命之弊而忘與人國愛之  
憂毋過於憂將毋決於道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然公高蹈之心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  
噴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余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  
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  
宰相半百官國請不從嘗降出一紳茅書言建儲事宰相  
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  
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闕之  
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桀上末裾泣曰壽皇死  
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等行廢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洵洵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  
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  
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

曹壽聖甥也乃令閹門蔡勝潛告之仇曹遂因知省闕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三部尚書趙彥戒殿帥郭杲救  
宿衛起居即彭龜年告加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禮祭壽聖  
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  
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  
避再三仇曹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  
卿往南內請入寶初猶斬子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仇曹意為是即賊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來問  
言曰此事仇曹頗有功亦人口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仇曹仇曹不信弼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

然不交一談任曹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  
萌詎遂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  
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據筆立  
成末聯云於戲餘抱揚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及側爾  
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金語皆婦人事  
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帝居  
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判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馬尸蟲文

椰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馬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馬尸蟲文後云尸蟲伏太骸窾間徂伺隱感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答論椰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齧距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則迹於世哉色厲內荏善實狼若其兇少正邪華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欲以飲食也切非嘗護尸蟲之吮吮上訴也亦非以譏故人君子謂宜彰

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馬可矣馬者何也且椰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嚼鋒謂果由汚龍逢比干攸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極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顯未能無而熱汗下徒增其不爲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壬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其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



啓告閩閩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敏是特披十隻冷鐵  
頭使耳躍馬徑去澄守一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  
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  
其行國至山陽儼然自大受全庭奉全軍忿怒因而殺之  
懷客杜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資資壽朋以書  
抵東京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  
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燦成閔李顯中諸  
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官撫等使亦可為

也豈必置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遣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  
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克魯是也今若就如木寺之官  
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  
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  
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  
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贖有士  
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  
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斂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  
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  
涼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人之道拜女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雜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其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入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大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畫紅粧請得新衣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自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中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輓曲端趙普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



久桃李木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  
與門前白鬢禿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  
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  
叫月明唯有蠱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遙行抱朴子云周  
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蠱沙詩意  
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  
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子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實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  
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奉八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  
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鬢華昭管南人沒一些七  
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  
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  
皂來休蓋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  
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  
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公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舊黃綠  
新舊古故拾老頭願我已河瀨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  
請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關故也陳膚仲作玉壺

水宋絳紘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  
有區轍又有暮官詩云從渠膝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采  
羨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史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  
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史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  
糧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堂堯皆當今廉史  
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嘗有西湖故穎川謝朓云入參兩禁舞玷  
北雁之帝出典二州輟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  
風萬蒿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

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  
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使得休  
春秋書國滅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  
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  
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屏其罪為重許斯  
類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  
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孩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次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有嚴矣如劉禪慙慙皆春秋之罪人





也近時輒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書曰蓋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蓋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劬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道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遠斯人了無柰和戎白面叩書鼻頰之爲之太息蓋評勅之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

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汝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柱翻鯨海更羨雙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尚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宋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屨左氏傳褚師登于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邊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



像設亦宜做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粧且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曉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罵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響長相窘更忍妻危自看暫戒色自戕者也揚誠齋善謙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吞朵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色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甚堂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一十三  
縣歷前呈覆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  
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  
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難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  
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心則雖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  
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名無河堤以障屋雷其容  
而消之也若水於海水之於夏日其觀而忘之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燕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  
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慶功官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聲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斲離相字下自注云思  
移切乃知今俗作斲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辦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  
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  
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一十三  
縣歷前呈覆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  
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  
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難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  
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心則雖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  
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名無河堤以障屋雷其容  
而消之也若水於海水之於夏日其觀而忘之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燕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  
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慶功官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相字音聲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斲離相字下自注云思  
移切乃知今俗作斲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辦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  
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  
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  
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邢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  
不可滅望稽古姿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  
其忠與之俱歸楸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  
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詭譎傾心爲之用兀木用事侵  
擾江淮韓世忠還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  
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髮髮  
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楸約約之南歸使主  
和議楸至行都始言幾死之監已者亦舟得脫見高宗遂

道南自南其自其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  
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楸來問密奏以爲  
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  
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楸專執國命矣方厲之以七事激我  
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楸設謀忠宣自虜回戲謂楸曰  
撻辣即君致意楸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  
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遺楸問我以就和好於是楸  
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  
之闕有朝士質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  
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楸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



多小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  
誦車攻復古詩曾益喜即與改秩益其膏中有嫌故特喜  
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僧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賤  
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寧欲從容於萬機  
之暇寢東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  
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賤之矧如檜者密  
奉廣謀脅君誘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聞禱用  
兵雖當追削嘉定和戎旣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更說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  
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復險者也戒之宜矣  
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  
鷄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謂謂笑語未必非關弓下  
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荆公新法煩苛澍流蒙宇曉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  
我皆畏苦捨之寧嘆非其與景武帝窮兵誅殺而以麩代  
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  
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對王宗晉等迎鄂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鄂王監國太子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若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殺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厚中初盜洙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後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鄉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宣宗溫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感德事

李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書筆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上還朝不許入閤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統林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維揚陳官棖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威德足以祈天未命植發此言竊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富國必借此藉口



以銀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趣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暮黑後林晚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烏蟻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着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遠後知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全





惟合故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順是平時做工夫合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耳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物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樂之後彭衛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矣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駁駁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

獲用則西周之美可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遂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惘然寓哉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晉宣司馬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以而秦興已繁然在日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則詩亦然十五國風皆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前而不保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凶之勢惟秦

象夫子存之不則豈無意乎

荆公見滌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滌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滌溪知荆公自信太篤其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矣夫荆公得滌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強敵焉他日得意行遠必無新法之煩苟必不斥棄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豈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吞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  
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若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  
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武未幾而言亦滅矣何也元帝  
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所滅也春秋書晉呂氏滅  
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  
以從其實

景公顛子

景公千駒不及夷齊顛子一談乃同為覆孔孟垂教深切  
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等

芻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

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嗷嗷皆為利來  
也哉 吁可哀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楮而頹川服尹翁歸誅  
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  
周公之術也被歸涓論因涓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途車  
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氏倚相之通訓  
典乃楚之至寶也晉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  
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盪賊乃齊之  
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  
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王而喜燕石賤周璞而  
藏卽胤國之不忘者幸也

、鐵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  
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冒重耳之所以霸燧衣破  
龜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孔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

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賄未畢紹晞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  
等故其策曰闍寺闍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於典  
謨三王闍寺不聞於經書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  
宋而宋危

浦鶴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猶還浪落風生一任飄飄群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言浦鷗聞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



故聞戲未足已思翹王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  
交厲有所不暇顧木言海鷗之曠逸清影儵然不為濫萍  
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察其身如  
海鷗不當逐逐於葦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  
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  
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  
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  
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與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

川曰今日瀟灑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懷色辭誠之數養  
直墨蹟云後湖宵中本無辭苑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  
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  
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充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  
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縷一曲讀書謂耶夫  
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  
天淵懸隔夫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



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公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鬼藥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銅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足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諱無有一能論書之心揣在胸中

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嵩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苦侵葉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荆襄今後主舉江南而棄



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深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答繡繡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宋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名媛

五代時名媛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賢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君朴者直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益疑其相也一老嫗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臚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未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運須盡無徼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題卷於東坡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後交簡置几上有白墨墨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後終劉向論一篇二章驚

喜揚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極儂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後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爲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自五色者是也其毋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奉奉於方叔如此真感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



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靈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蓋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卷薄有送窮文柳有與章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敘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駉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詔東坡雖遠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惜入各有所嗜嗜也然韓柳猶用

奇重字歐蘇中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禁

光光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鑄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詔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箴者連呼曰北朝燕商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



主仲遠留館侯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  
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謔令耳與筆鏞  
未只願身糜萬鏞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蔡詭汴江東  
越七日竟復免舉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  
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  
於虜亦常分也敢觀質手上喜謂宰相曰京鏞今之毛遂  
也除權侍卽以至大用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  
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

任將之威愛將任將之恩有卒光術可快用濟之威則三  
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  
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欲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  
探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  
東山之詩既睨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亾  
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  
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鸞旄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  
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僂羅

五代史漢劉鉢惡史璋於楊郛於是本業潛二人於帝而殺之鉢善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開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玉山詞章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宜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某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乂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咨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僂羅

五代史漢劉鉢惡史璋於楊郛於是本業潛二人於帝而殺之鉢善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開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玉山詞章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宜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某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乂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咨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以夢營求就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就若察志節之  
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鐵詔云不以一肯播大德既當念  
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  
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就維人執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  
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  
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瑣鏘也子美寄太白云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鎮密也昌黎  
誌孟東野云刻目鉢心刃迎緩解鉤章棘句摘擢胃腎言

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  
適駭搖毫擲簡自不供頊刻青紅浮海聲言其得之容易  
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譽後豈但  
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竟句陳無已對客揮毫  
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呻吟吟累日乃能成  
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為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  
光景之詞而無已意尚詞古直欲追躡騷雅正自不可同  
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寧事



策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速行廬陵不獨  
詫拜衡寸心只恐亦天地百口何期景弟兄世態浮雲多  
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存言任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顧  
名吁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  
處心應略同有甚莫爲猶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駕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嗟起廬陵古  
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荒蕪誰使徑旁通胡中競送大沙  
傳嶺來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  
先公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勿一篇益虛消息總天然  
呵嵩嵩頰昔米雪肯怕兩方有解煙頰密書同洗我愁黃

言無馬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李昭  
之九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環奇負宿兒弟友愛言取  
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盡無一錢子建第  
家歸費文以活國賓奢然徒步從其兄林賤所國賓先沒  
李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贖朝奉無官其一子共拜  
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益與諫鼓  
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潔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  
賈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瀛頭自無幾微  
見於頰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達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竟不可招瘞露塲高悲恸  
何及陟階首外仍官糜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村之過  
爾雖死可不朽矣

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  
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  
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富商豪賈若惡取  
夫取婦之分其利而新自守則亦無天利之獲矣巨賈  
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解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  
為之經營於秦異人立為秦國而不嘗為相此其事固不

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  
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粟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  
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  
胥工匠皆有贏餘見皆得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  
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遺客

高登字彥先涼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  
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  
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  
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

從容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迨無罪狀可指校文湖  
陽出則將馬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源可畏論策問水免檢  
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馬檜沒諸賢遭  
誣陷者皆昭雪考先以遠人下士魚為言者竟追問梁克  
家始為之請傅伯書朱文公守漳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  
余為容法嘗樣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  
遂為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  
賦議切泰輿其家立潛光亭尚隱堂其憲家摘以告檜曰  
亭講潛光蓋有心於黨在臺名尚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  
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馬因併祠之考先有修學門庭

傳於世元美有遊勾瀟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  
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多引  
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  
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感世所宜有哉蜀士  
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  
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為小人開一  
線之路借范充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言報其弟夢齡冒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持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紳緇典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邪衝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

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更注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奉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寡詞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避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本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或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護間

之言啓護國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偷觀之魏大武命其子吳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冠翠玉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舉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益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

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書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錄簡古而發樸纖遺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南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洲乾坤萬事集瓊壘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蕩春色高谿頭童視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亦登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違親古人操行不軌者多當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當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歿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類于得夫丁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固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似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詎至樂而前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即破曹公之地以

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有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來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



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  
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于才曰張樞  
密任福庶君除闕浙江任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旌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天以為然於是  
魏公復用余謂樞密征事大禮重國宜進退有據若論  
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收趙璣渡沉船破甕持三日  
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第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  
親鏡保之常恐失墜遺其簡劣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

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當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  
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  
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曉獎庶以激捷於彌今  
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蠹田說說  
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取輕輕動為戒辭簡  
理明時人以此李衛公冊原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  
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我桑栽柘藤栽花閭非閭是都休  
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



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對面夏絹斷衣糲米白飯驚鴨  
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道遙散誕似嘆之人直針萬詞  
音平易足以論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浮間有之今則  
甚於焉夷中之詩矣穿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紅入梳花嫩青婦柳葉新  
弟子貧原富諸生老伏虔入與婦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  
生理何滿面憂福且歲時名豈文章者官應老病休何與  
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  
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蓬鍾入枕報新晴。笑鐵米陵夢不成。起傍梅  
花讀周易。一念明月四簷聲。後段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  
亭作詩云向來未識衛生時。絃磬問訊巡簷索。絕憐王雪  
倚橫參。又愛清黃美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  
華實。候蟲蒼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護麥出。方從陽壯爭出  
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乎似此君藏用密  
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不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漂何。以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



足以識信漂毋一市婦乃亦識之蓋故嘗謂子房狙擊  
祖龍意氣過於矜銳故圯上老人拊之韓信俛出市勝意  
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毋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  
西作淮陰賢毋墓銘曰項王嗜嗚范增謀讓信來不呼信  
去不追坐眎信逝反噬其孺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  
嗣得之初不識也晝燕有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  
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面朱溫既  
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目象其不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

之馬有輓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  
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  
時故忍而為之歲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  
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止施行時人人嗟  
怨如在湯火中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  
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速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  
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之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

豈能不後人徒而生政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予合議漢書法孰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豐嚴築徒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上封侯王夫不問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勇者不知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勿畏拂人請求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獨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臺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畢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拜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拜甫



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宋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董薦詩人十人宋文公與焉文公不樂善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堦南撒唱酬至百餘篇多崔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勸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谷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遺詞之善否今以知總首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並肥澤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相謝以後及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公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



景純門湖明之所作自為一納而泐于三百篇楚辭之後  
以為詩之根本奪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  
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  
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清輿出塞潼關石濤夏目夏夜諸  
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滿紙之趣未至如今  
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骨次要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  
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  
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直遂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  
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膏血脂

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  
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苟故  
其所就皆不滿意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  
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  
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便學  
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  
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此像偶託李太白詩云世  
道日交食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  
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端來廣成子  
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



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  
云潦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  
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  
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  
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  
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談照此一  
窓幽叶聽蒼雨雨痕浪沫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  
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  
漲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  
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末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  
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  
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又  
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固屏鄧通韓魏公以頭子  
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威世宰相畏近  
習則為業世

賀和戎表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敎之膏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  
也





NT 33078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